

自利也今周見殷之亂而遽為政上謀而下  
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為信揚行以  
說衆殺伐以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吾聞古  
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為苟存今  
天下閭閻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如  
避之以澤吾行二子非至於首陽之山遂餓  
而死焉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也苟可得  
已則必不賴高節疾行獨樂其志不事於世  
此二士之節也

夫湯放桀武王伐紂所以應天而順人也  
應天者可謂知於天順人者可謂知於人  
能知天人之所為則此湯武之所以聖也  
故管光卞隨伯夷叔齊者不知湯武之所  
為而共非之又不忍聞其事而自投於洪  
流餓死於首陽可謂不諂不徇之士也夫  
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仁義者道  
德之著而殘賊之則大道所以愈廢也大  
道廢則天下性命之情不正矣此湯武所  
以必伐而反性命之正也數子者不達於  
妙理而徒蔽於分寸豈得謂之諂徇之士

矣夫莊子之作此篇所以叙至人之所為  
而明無心之妙道其為言各有其序矣夫  
中天下而帝者人之所樂也故首言堯舜  
不以天下為意而相讓君一國亦人之所  
樂也次言大王子搜不以邪越累心而逃  
去貧賤者人之所惡也故言顏闔列子原  
憲曾子顏回不以貧賤為意而務去及其  
終則言孔子之窮於陳蔡湯武之除於桀  
紂所以明無心之道也夫孔子之在陳蔡  
豈有心於憂患乎故弦歌不絕而自適也  
湯武之除桀紂豈有心於得天下乎故去  
其殘賊而反正也莊子能知古人之意而  
言之所以覺天下之蔽俗也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十七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十八

宋 王 元 澤 傳 積

盜跖篇

夫達生之暫聚不役富貴利祿而自適其  
天性此盜跖如此而已矣莊子因而作盜

跖篇

孔子與柳下季為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  
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  
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  
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  
入保萬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為人父  
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  
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  
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為盜跖為  
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為先生羞之丘請  
為先生往說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為人父者  
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  
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辯將  
柰之何哉且跖之為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飄  
風強足以拒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

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孔子不聽顏回為馭子貢為右往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徒大山之陽膾人肝而舖之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僞人孔丘非邪為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脅多辭謬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捶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傲倖於封侯富貴者也子之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晝舖之膳孔子復通曰丘得幸於季頴望履幕下謁者復通盜跖曰使來前孔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盜跖大怒兩展其足案劍瞑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言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義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說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辨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眾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

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脣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鐘而名曰盜跖丘竊為將軍恥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為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為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丘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恒民之謂耳今長大義好人見而說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邪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丘告我以大城眾民是欲規我以利而恒民畜我也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錫之地湯武立為天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其利大故邪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場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則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

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群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陵弱以眾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修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僞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為盜丘而乃謂我為盜跖子以甘辭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劍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幸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迫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自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跡於衛窮於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誦此愚上無以為身下無以為人子之道豈足貴邪世之所高莫若黃帝黃帝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姜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論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強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

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  
骨肉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中徒秋  
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為魚鼈所食介子  
推至忠也自剖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  
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與女子期於  
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四  
者無異於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離離名輕  
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世之所謂忠臣者草  
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沈江比干剖心此  
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為天下笑自上觀  
之至于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丘之所以說  
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  
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吾告  
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  
志氣欲益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  
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  
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死者  
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  
異騏驎之馳過隙也不能說其志意養其壽  
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棄

也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狂汲汲詐  
巧虛偽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論哉孔子  
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茫然無見  
色若死灰據鞍低頭不能出氣歸到魯東門  
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  
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跖邪孔子仰天而  
歎曰然柳下季曰跖得無逆汝意若前乎孔  
子曰然丘所謂無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  
編虎須髮不免虎口哉  
夫大城衆邑崇位厚祿皆物之所以儻來  
也物之儻來則累於形累於形則傷於生  
豈以有涯之生而役於儻來之物乎如此  
則性命之正不存矣況人生於天地之間  
其壽難及於百年而百年之中疾病憂患  
則過半矣其所以安閑而自適者幾稀豈  
務役物而傷生乎此跖之所以不樂為諸  
侯而所以自適其性也故曰天與地無窮  
人死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  
間忽然無異騏驎之馳過隙也此莊子託  
跖而為言其篇屬於寓言矣

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為行無行則不信  
不信則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  
而義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  
為行不可一日不為乎滿苟得曰無恥者富  
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恥而信故  
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  
於心則夫士之為行抱其天乎子張曰昔者  
桀紂實為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臧聚曰汝行  
如桀紂則有作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  
也仲尼墨翟窮為匹夫今為宰相曰子行如  
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  
故勢為天子未必貴也窮為匹夫未必賤也  
貴賤之分在行之義惡滿苟得曰小盜者拘  
大盜者為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桓  
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為臣田成子常殺  
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  
是言行之情悖戰於會中也不亦拂乎故書  
曰執惡執義成者為首不成者為尾子張曰  
子不為行即將疏戚無倫貴賤無義長幼無  
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為別乎滿苟得曰堯殺

11-3 4 010

長子舜流母弟跋賊有倫手湯放桀武王殺紂黃賤有義手王季為適周公殺兄長幼有序手儒者偽辭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且子正為名我正為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吾日與子訟於無約曰小人殉財君子殉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則異矣乃至於棄其所為而殉其所不為則一也故曰無為小人反殉而天無為君子從天之理若枉若直相為天極面觀四方與時消息若是若非執而圓機獨成而意與道徘徊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將失而所為無赴而富無殉而成將棄而天比于剖心子胥抉眼忠之禍也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鮑子立乾勝子不自理廉之害也孔子不見母匡子不見父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以為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其患也無足問於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與名就利者彼富則人歸之歸則下之下則貴之夫見下貴者所以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也今子獨無意焉知不足邪意知而力不能行邪故推

正不忘邪知和曰今夫此人以為與已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以為夫絕俗過世之士焉是專無主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與俗化世去至重棄至尊以為其所為也此其所以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慘但之疾恬愉之安不監於體怵惕之恐欣歡之喜不監於心知為為而不知所以為是以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也無足曰夫富之於人無所不利窮義究勢至人之所得速賢人之所不能及使人之勇力而以為威強東人之知謀以為明察困人之德以為賢良非享國而嚴若君父且夫聲色滋味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體不待象而安之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比人之性也天下雖非我孰能辭之知和曰知者之為故動以百姓不違其度是以足而不爭無以為故不求不足故求之爭四處而不自以為貪有餘故辭之棄天下而不自以為廉廉貪之實非以迫外也反監之度勢為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財戲人計其患慮其

反以為害於性故辭而不受也非以要名譽也堯舜為帝而雍非仁天下也不以羨害生也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以事害已此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之彼非以興名譽也無足曰必持其名苦體絕甘約養以持生則亦久病長阨而不死者也和曰平為猶有餘為害者幼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今富人耳管鍾鼓莞簞之聲口兼於芻豢醪醴之味以感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俛溺於馮氣若負重行而上也可謂苦矣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竭靜居則溺體澤則馮可謂疾矣為欲富就利故滿若堵耳而不知避且馮而不舍可謂辱矣財積而無用服膺而不舍滿心戚醜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內則疑劫請之賊外則畏寇盜之害內周樓疏外不敢獨行可謂畏矣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盡性竭財單以反一日之無故而不可得也故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縻意絕體而爭此不亦惑乎

滿苟得者以苟得外物而充滿其欲也無足者以役於外物而未嘗自足也此莊子製二子之名而寓意夫子張賢人也以仁義之道足以治身足以立名豈必苟求外物而傷生此子張所以挂苟得之鏡也然苟得者惑於所得而易性非顧仁義之道不立歟此所以終不從子張之言也知和者製名也以中和之道足以治心足以行己豈必役於貨財權勢而傷生此知和所以室無足之欲也然無足者惑於不足而動心非顧中和之道不存歟此所以終不信知和之言也此莊子託二子之惑而以譏世俗之夫性也故終於不亦惑乎之言也亦所以為寓言

說劍篇

夫天下國家者聖人之利器而其用必在於善藏而其權不可示人矣此莊子因而作說劍篇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

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悝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說王之意止劍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悝尚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唯劍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為劍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鬚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王乃說之今夫士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劍服治劍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大王喜劍故以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說之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為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

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夫退處幽密而操至權以獨運幹萬化於不測力旋天地而世莫觀其健威服海內而不名以武者此聖人之所以能用利器也豈暴露神靈而使眾得而議之哉是以莊子說劍而言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也夫示之以虛者所謂退處幽密也開之以利者所謂幹於萬化也後之以發者所謂力旋天地也先之以至者所謂威服海內也故處幽密則百姓日用而不知幹萬化則萬物瞻足而衣被旋天地則與造化冥運而生成服海內則以神道設教而無方此周寓為天下國家之道於說劍而趙文不悟其言也復使莊周就舍待命而試為劍何其蒙蔽之過乎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為鋒齊岱為鏑晉魏為脊周宋為鏃韓魏為夾包以四夷裹以四時繞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劍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

010

下絕地紀此劍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劍也文王茫然自失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知勇士為鋒以清廉士為鏑以賢良士為脊以忠勝士為鐔以豪桀士為夾此劍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知民意以安四鄉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劍也王曰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瞑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頭領下決肝肺此庶人之劍無異於鬪雞一旦命已絕矣無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為大王薄之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劍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劍士皆服斃其處也

天子之劍者所謂天下之利器也諸侯之劍者所謂國家之利器也庶人之劍者所謂有為之器也天下之利器不可以強為

為者所以敗之矣惟能無為而藏用則天下所以自化也故曰天下服國家之利器不可以妄執執者所以失之矣亦能無為而藏用則四境所以自治也故四封之內無不賓服有為之器不可以妄動動者所以悔生矣不能戡戈偃武而樂用則國事所以自廢也故曰無所用於國事此三劍者莊子所以言帝王諸侯無為有為之道也趙文遠悟周之所言而致敬於莊子故命宰人上食而王親環繞以盡禮可謂幾於不惑也然推莊子作此篇之意則非為趙文而言之也故屬於寓言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十八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十九

宋 王 元 澤 傳 積元

漁父篇

夫能忘憂保真脫於世俗之拘係而樂於江海之游者此惟林漁父若是矣莊子因而作漁父篇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鬚眉交白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為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對曰族孔氏客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